哲宗

丙寅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戶部言准敕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欲乞應府界諸路自來有輪差及輪募役人去處並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損條施行從之○甲辰監察御史王巖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爲災變異甚大陛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也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莫如茶鹽之法流毒數路朝中之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譏賊狠矣陛下反容而留之此天意之所以未開也○集賢校理黃廉爲戶部郎中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年雖在團教場未嘗易儒服故比陝西河北獨不賜戰袍元豐它路保甲擁兵入縣鎮賊殺官吏獨河東保甲不爲大吠之盜司馬光聞居往來陝洛間聞河東民言其美因熟問治狀呂公著亦言河東軍興邊民德廉甚厚故有是除○辛亥以時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宮集禧觀祈禱○朱光庭言蔡確章惇韓縝不恭不忠不恥議論政事之際章惇則明目張膽肆爲辨說力

更役法

王岩叟論新法章蔡

權用黃廉

劉摯攻蔡確

行醲誠以害政事蔡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爲尊賢陰爲助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務挾默爲自安計○癸丑大皇太后駕出祈雨丙辰上幸大相國寺祈雨○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彈奏宰臣蔡確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指揮今再論安危所繫之大體伏自聖明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光以至誠直道獨行孤立廟堂同列略無誠心助光爲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恥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利于已也陛下雖有仁惠之政爲確等所脅制而不得不得純被于民下則士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爲確等所脅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萬一不能支持則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復蘇矣○戶部言相度河北鹽法所言乞廢罷見行新法復行舊法通商從之○司馬光以疾謁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移書三省曰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協力與贊成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願諸公堅執此格始爲有益也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

司馬光蘇軾呂公著

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又手書與呂公著曰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謹嘿太過此際復不廷爭事遂跌則入彼朋矣願勉旃勉旃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二月辛酉詔大名府自經水災民田多淹浸耕種未得人戶數會可委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大事記曰 元祐元年 太祖宗以仁立國之意暫見於熙寧而復續於元祐也 使元豐紹聖相傳襲中間無元祐數年之澤則靖康之禍豈止如今日之所觀哉

乙丑命宰臣蔡確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以鄧溫伯陸佃並爲修撰官林希曾肇並爲檢討官○先是司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上戶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劫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者此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此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士著良民今召募內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事發則挈家亡去此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希求進用此其害五也爲今之計莫若降

司馬光言免役害

韓維乞錄范鎮言備功

敕應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錢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鄉有破家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若猶以爲衙前户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户僧道寺觀单丁女户有屋業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乙丑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初議役法蔡確言此大事也當與樞密院共之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丙寅劉摯彈奏蔡確章惇章十餘上○丁卯詔内外待詔太中大夫以上各舉曾歷一任已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業隨廢薦才被罪喜怒任情非舉者加懲責○韓維言范鎮往在仁宗朝嘗爲諫官率先群臣首唱大義開宗室之賢預建儲副以安國本凡上章者十九貽執政書者二獻大合祭賦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身自此大臣始繼有論奏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繼大統先帝追録忠言如文彥博富弼皆身被褒寵賞延其嗣劉沆王堯臣輩已歿猶推恩官其子而恩賞獨不及鎮伏望聖慈察鎮先識首議有勞宗社特降明詔褒顯厥功使天下知朝廷之行信賞雖久而不廢人臣之抱忠討雖隱而必録足使爲善者勸上助風化司馬光以病在告亦

移書三省趣同列進呈維疏優與推恩已已以光禄大夫致仕范鎮爲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鎮子平西縣令百揆爲宣德郎○二月辛未劉摯試御史中丞○詔起居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癸酉監察御史王岩叟爲左司諫○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昔真宗獎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

韓維言風俗

上不聽變議

輙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徐爲改更勿以人言輙壞利民良法

【韓駒曰】仲淹之事所以行之而遽變者以章得象爲相而仲淹爲參政也司馬光所以能變新法於數月之頃者以光爲左僕射而其權重也使天假之年得以盡行其志則豈有後日之禍哉

蘇軾言蔡確險妄刻深韓縝識闇行汪章惇雖有應務之才難以獨任司馬光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迨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臥膏之人願早賜罷免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者代之先是知樞密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行差役事劄子臣曉夕反覆看詳方見其間甚多疎略光初言上戶以差役爲便以出免役錢爲害至十七日劄子內却言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旬日之間兩入劄子而所言上戶利害正相反必是講求未得實當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必恐未能盡善惇又常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

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御史中丞劉摯言竊慮五日之內希旨難了乞特與展限作一月○右司諫蘇轍言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餘剩猶足支數年欲乞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或請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

【國是論曰】司馬光在元祐改免役法蔡京知開封府即日改爲差役光乃不疑其異而稱之揚畏改應豐而從元祐呂大防喜其材蘇軾蘇轍亦不疑其詐已而蘇轍之卒之歲元祐者畏與京比安石欲人同己而能悉翻悔之人元祐諸賢益安石之失而反用翻悔之輩然則欲人同己之言未可專必責安石也特天下之衡者難矣哉

尚書左丞呂公著劄子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望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奏是日詔司馬光建明役法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宜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以聞○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

可暴善蓋治道唯去大甚者耳又況法度乃有司之事所謂宰相當爲天子搜求賢才布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苟不得人則雖付以良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爲民病矣光弗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簡遺之曰此法但緩行而熟議則事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今公毋欲擾民而且將疎略之法使諸吏遂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以愚思之不類公之所舉今純仁書計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聽也

[illegible]中曰 世率謂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公溫公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然差雇二役皆重相等利害相半非關於風土然也蓋嘗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爲有田則有租則有役皆吾職當爲之事無所慊也其所可革者衙門之重役耳官物稻失勘之出官紙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可以爲生生之計亦無然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斂下戶免需則樂於雇之說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則二法皆可行也然士夫進用於熙寧之時以雇爲是進用於元祐之時以差爲得公心不立隨聲是非可嘆也善乎邵氏之言曰蘇洵

溫公門下士以差役爲便章厚荆公門下士以雇役爲未盡雖賢否不同各不私所主若薛京則賢如溫公果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閏二月己丑朔壬巖叟嘗入對極言蔡確陰邪巧佞祖宗遺戒不可用炎人兩漢以來伏節死義立功立事皆中原人上曰爲是舊臣巖叟曰孰非舊臣上曰近日頗旱對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惟是執政間有此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庚寅蔡確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世以爲恨云○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光方以疾再乞宮觀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詔已差官詳定役法各處與限兩月體訪的確利害聞奏○先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天下錢穀皆總於三司自改官制以來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無由量入爲出欲乞令尚書兼領左右曹諸州錢穀金帛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如此則利權歸一是日詔尚書省立法○命宰臣司馬光提舉編修神宗皇帝實錄○司馬光言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

王居卿奏入對

劉摯言保甲

廣惠農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詔諸轉運使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並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其差文臣兩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司管幹○丁酉王巖叟入對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則奸人有以迎意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去留不可緩賢者亦留不賢者亦留賢者恥而不樂爲用上曰何如得民一歸厚巖叟曰示以厚則民歸厚示之一則民歸一願在上者何如耳又奏聖人不以無過爲美而以改過爲美不以無諫爲美而以從諫爲美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降太皇太后曰這箇則極是決然不到得不消憂也○劉摯言保甲龐團教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君今之保甲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粗糲之君矣群衆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君矣臣愚以爲宜有法以歛制之若保甲之技藝強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取其情願刺以爲本州禁軍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爲弓手手刀着戶長之役○蘇轍言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河北之民喜爲剽切近歲劉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爲盜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劉摯言知樞密院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樞密院同共進呈惇果有所見當於是時敷陳講畫今待敕命宣布方始退而橫議惇非不知此法之是與非也蓋寧負朝廷而不忍負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甲辰劉摯言臣伏見戶部尚書曾布在熙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爲御史曾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蓋指布輩也○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奸邪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程頤爲校書郎先是王岩叟言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方欲用顥而顥卒陛下復起頤

劉摯攻曾布

朱光庭薦范純仁

王岩叟奏
鄭俠
蘇轍

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勵之者當不吝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勵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願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書吏部先次注舊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司諫蘇轍所奏也○辛亥詔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宜解機務可守本官知汝州與放謝舜制舜曰輙輙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言者既數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與同列於簾前爭論喧悖有它日安能奉陪嘆劾之語大皇太后怒其無禮乃黜之○王巖叟嘗入對言治天下之道無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會得岩叟曰既荷陛下聽納臣等不敢不極盡忠慮惟在陛下久而不厭常賜收採上曰甚善○乙卯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兼侍講范純仁同知樞密院○權給事中王岩叟言伏覩晝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闒茸器識暗昧立朝以來無一長爲人所稱燾之不才舊位且非所據況可冠洪樞顓兵柄所有晝黃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爲

別敕行下嚴叟又言臣兩次論駁除安燾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奪也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既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則願指揮別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蘇轍言安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孫覺言安燾材能不爲士大夫所稱臣以爲嚴叟封還稍爲舉職劉摯奏燾備位執政以來未聞有一善見稱於人亦不聞有一言少補於國又同孫升奏伏聞除安燾事因給事中兩次封駁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讀直下吏部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書讀省審而後行所以審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駁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不合書讀則是命大臣而以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綱乎○丙辰左司諫王巖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闕失一一言來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垂簾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時若非臺諫公正忠孝及執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盡天下事卿駁安燾甚當但以頗託不欲盡去又曰神宗時執政若一一進言安得有今日天下許多事又曰知人恐難堯

蘇轍
安燾

太后宣諭

呂陶言君子小人

王巖叟攻安燾

辯猶病之又曰民間已蘇息未愛民當如赤子○丁巳安燾辭免新命不允敕黃付巖叟書讀巖叟又封還○詔應內外見監理市易官錢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錢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貧者權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一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安養生民召用一二舊老與之裁正法度緝正紀綱然大臣之異議者則不能盡誠竭力以稱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蓋有三說一曰先帝之法豈可遽改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何以足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當熙寧元豐之際小人之黨纍布於天下爭利者爭斂財急功者爭用兵結民怨起邊禍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有以成之○三月己未左司諫王巖叟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賞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今進一非才於極高之位輕朝廷名器一當論也告命不由門下書讀而行之損朝廷紀綱二當論也○庚申劉摯言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

司馬光言貢舉

蘇轍攻韓縝

陛下何故自隳典憲○庚申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司馬光言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光以奏稟不范純仁純仁荅光曰孟子恐不可輒牆黜六經之春秋純仁更有一說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更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光欣納之○戊辰蘇轍言陛下用司馬光爲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縝以屠沽之行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虜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縝無

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北虜地界之謀出於邪律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續臣愚所未諭也○庚午吏部侍郎李常爲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掊刻之患庶幾少息○中書舍人胡宗愈爲給事中爲起居舍人蘇軾免試爲中書舍人○軍器監丞王得君添差監亳州永城縣倉先是得君上書言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內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司馬光言今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伏望看詳送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讀祖宗寶訓了日乞取此書進讀從之○三月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劉摯言陶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近除胡宗愈蘇軾如何摯等對甚合公議又曰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又曰每執政來常說與凡差除須是公正內人自無言語○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今參詳如有祥瑞邊捷宰臣已下紫宸殿稱賀○詔劉摯王覿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摯言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網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爲能變通之○己卯司馬光言聖言問臣程頤上殿當除以何官職臣竊惟崇政殿說書是爲超擢辛巳程頤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進劄子三封一曰皇帝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其二曰三代以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撰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

劉摯 攻程頤不行

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劉摯言布衣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今有譽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於是知頤之不敢受也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激君索價而已乞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廉恥不立於天下也久矣命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爲事豈不重哉頤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

程頤 以師道自居

頤每以師道自居其待講色甚莊言多諷諫頤聞帝宮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孫覺言韓縝不可用爲相臣所聞所見者凡十有二實封而上進者八九登殿而口陳者再而臣所言猶未效王巖叟言韓縝無天下之望夏四月

韓縝 出知潁昌

己丑右僕射韓縝爲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內批縝自以爲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異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

召文彥博

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彥博肩輿赴闕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彥博及將罷韓縝大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彥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光奏彥博官爲太師年八十

一臣比彥博乃是後進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王巖叟奏乞罷三舍法蘇轍言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九經取士二議並未施行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徐議未爲晚也從之御史上官均言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子不必專用新義試策以二一問歷代一訪時務後詩賦與經義說參用云

司馬光言役法

○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一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將來夏秋成熟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並不流移者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有流移者取勘聞奏三省進呈依奏○癸巳荊國公

王安石卒

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勵其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衰前力主張更全仗晦叔也○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閑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爲三十

呂公著為相

文彥博平章事

五貧從之五月丁巳朔呂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故為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東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河東節度使守大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文彥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詔令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韓維守門下侍郎○蘇轍言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自後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丁卯劉摯言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欲望罷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戊辰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修立國子監大學條制○乙亥宣司諫蘇轍言呂惠卿壞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必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挠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決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曾是

哲宗 元祐元年

贈呂誨官收錄其後

劾摯攻呂惠卿

得罪天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一旦爭利遂相扶擿不遺餘力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塞臣賢○先是劉摯言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呂誨獨以為不然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後安石變亂祖宗法度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皆如誨言欲望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呂大防范純仁言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六月劉摯言呂惠卿公違詔敕擅出師旅其罪不可以不治主巖叟言陛下登極赦書不得侵擾外界呂惠卿兩次擅發兵入西界不可不誅也蘇軾言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蠆脫遺鯨鯢○詔自今科場程試毋得引用字說從林旦言也○呂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韓川言市易之設雖曰平均物直不免貨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絕見在物貨盡日更不收買從之○王覿言先帝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斛

議大臣配享

再貶呂惠卿

米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糴誠務在於平穀價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爲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糶糴舊條則僅同虛設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丙午王巖叟朱光庭蘇轍王覿等言呂惠卿罪惡責授分司南京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爲分司官在於常人不爲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寢用常法治也○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議神宗輔相之臣有若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鮮于侁曰勳德第一惟富弼耳○辛亥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發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乂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消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謟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自建青苗以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鹽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家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閣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磨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贓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釁安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造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滾汗之文止爲凝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甲寅詔曰先帝請求法度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憂事或連起犴獄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正風俗修振紀綱蓋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憔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大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呂公著以爲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

下詔戒諭

使自弃耶○乙卯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曰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用公作立政之書舉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思慮偏好生於內衆言辨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廢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哀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然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吉其辭說徒以煩舌感人不亦淺

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講筵紀聞】人主之學非徒涉書史而已凡起居動作之間無非學也講學之地非徒曰經筵而已凡宮闈之中九重之內寢無非學之端學之人非徒曰師保而已凡侍御僕從綴衣趣馬無非正人正後可也是以古先聖王號號業業雖在於華汝之中幽獨得與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雖以天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視若嚴師父之臨乎其前此學之所以成也伊川經筵之說其古今聖賢之自本自根乎

秋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一員宜罷試法○蘇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嘗白司馬光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軾昔聞公

司馬光言十科舉士

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輒盡言邪光不悅而罷○辛酉宰臣司馬光言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可為師表科二曰可備講讀科三曰可備獻納科四曰可備監司科五曰可備諫諍科六曰可備顧問科七曰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科九曰善治財賦科十曰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人從之○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左僕射司馬光等言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申都省或上殿取旨若本曹顯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上官均亦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從之○是月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

司馬光言減青苗錢

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為反令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天下則曷若謹之於始乎○辛卯司馬光劄子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今欲只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除放只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隨稅送納詔從之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於簾前爭曰不可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司馬光言朝廷近詔臣僚舉可任監司者既令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舉官雖是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光所言非是豈可直信舉者之言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罰之甚失義理公著曰近

大臣論舉人才

來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光又曰資格豈可少繼又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擢人材豈可拘資格○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謂告自是不復入朝○八月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對延和殿岩叟進劄子論及人材之難上曰只為難得全者有材者無德有德者無材對以為執政大臣須當用材德兼備者自餘各隨合用處用之若當局務之任則用材可也若當獻納論思之地須用德方可簾下甚然之○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頤再辭之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嘗費錢使或疑祿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詔戶部戶部索前任曆子頤言頤起草來無前任曆子其意以為朝廷待士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為出曆子○蘇轍言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濫者但曾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臣以為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

程頤不曾請俸

蘇轍言冗官

哲宗 元祐元年

司馬光

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呂中曰 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夫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愆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矣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蕘於今日而黨議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係也

○九月丙辰朔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為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太皇太后聞其喪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謚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畫其像刻印鬻之時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嘗載光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始光當國悉改熙寧元豐舊事或謂光曰舊

三虜畏司馬光

司馬光改法不疑

臣章惇惠卿輩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當參用熙豐舊臣共變其法必絕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

大事記曰 變熙寧之法者乃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司馬光謂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改若安石惠卿等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當如拯焚救溺此正孔子二年無改於道之本旨也然謂太皇必毋改子則它日章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說進者此紹述之論所由起也當時呂公著之言曰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竟其有害而無利福建江南等路酤賣茶鹽俱非朝廷本意當一切罷去則是當變之法皆出於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則無紹述之慮矣呂公著又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寬剩之數則無下戶虛納之患保甲之法只令農隙教習則不至有妨農之患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此以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則無反覆之慮矣故曰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變熙豐之法則不容以太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不可以青苗均輸所可罷而罷也保馬戶馬所可罷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罷也新經字法可廢而取經義先論策之意不可廢也然司馬光之變法如拯焚救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至於言朋黨之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又司馬光至誠公之心質之天地而無媿也後世聞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折呂完 元祐元年

己未廣享景靈宮辛酉大享明堂○丁卯蘇軾爲翰林學士辭不先爲左諫議大夫劉摯爲右諫議大夫蘇轍爲起居郎王覿爲侍御史朱光庭爲左司諫王覿爲右司諫○詔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並全放仍自元祐二年爲始○傅堯俞言資助役人臣未敢詳定如以差法爲非自可復爲雇法不須無事徒此紛紛○己卯中書侍郎張璪爲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臺諫章交上凡十數璪乃請外竟從優禮罷去○孫升奏祖宗之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於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行治近世輔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爲一代文宗進居大任越近利無遠識施設之方一出於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願陛下選任左右輔弼必先乎德業器識無取乎文學声名貼黃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今爲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爲戒○冬十月丙戌鴻臚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欲乞今後不使襲封之人更兼它職臣寮言孔子廟見國家之所常奉欲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

蘇軾免役錢

孫升論用大臣

錄先聖後 召范鎮 辭

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襲封衍聖公專主祠事添助田百畝供祭祀賜書畫教授一員改衍聖公爲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施行從之○乙巳賜范鎮詔曰夫有德君子必精神折衝麟鳳能服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蔡先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已降勑落致仕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發來赴闕○戊申宗正寺丞王鞏奏宗正寺條例皇帝玉牒十年一進修玉牒官並以學士典領玉牒自范鎮等一進之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張方平慶曆年進書之後僅五十年並無成書請別立法宗正寺修纂寺書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繳進如會問未足不得過進期兩李類譜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類聚修纂成書進呈從之○劉摯言大學條例獨可按據舊條考其垂戾泰甚者刪去之若乃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以無補而又有害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學制所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錄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摯言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益指程頤也頤所立條制輒爲禮部疏駁頤亦自辨理然朝廷訖不行○十一月乙卯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婦實坤成節例改陋爲表從之程頤建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特忍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爲慰不從○戊午劉摯爲中大夫尚書右丞呂大防守中書侍郎傅堯俞爲御史中丞仍兼侍讀○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爲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錄院修撰王巖叟言肇天資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權用事朝廷矣爵如取於家故肇因緣得竊館職素無吏能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錄巖叟凡八上章皆不聽○范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力辭新命也朝廷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何用復出也○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對上諭堯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張○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下議從之○呂陶言保甲之法雖已更張猶有二弊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十二月庚子傅堯俞王岩叟同入對太皇

王巖叟 曾肇 范鎮 辭召 傅堯俞 御中丞

此月3日相 [illegible] 有冷酒之名 [illegible] 怪事可 [illegible] 如是

傳堯俞王岩叟對

太后問曰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又曰保甲保馬須是先罷其餘閑慢者且休嫌於更改太猛岩叟進曰若果是閑慢則可若於民有害則亦不可不改也應曰害民則須改岩叟進第一請廢戶蘆吳奎二寨劄子堯俞奏曰大率昨來新取者城寨皆可廢太皇太后曰此盡是向來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遂進第二言曾鞏劄子上曰且安心言事待這裏主張岩叟進曰若言事省力則不在陛下主張祇緣有如此之難所以須賴人主主張耳○壬寅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惠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謂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來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躰反以媮刻為議論乞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軾聞而自辨詔追回放罪指揮傅堯俞王岩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友而親蘇軾常

朱光庭論蘇軾策題

戲薄程頤光庭為程頤報怨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樂乎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程頤云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萌始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覿言朱光庭之論策題言者既以謂因蘇軾與光庭之師程頤有隙而發矣呂陶之言朱光庭論者又謂陶與蘇軾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陛下若置而不問惟詳察策題之是非而有罪無罪專論蘇軾即黨名不起矣○故夏國主秉常以遺進物遣使來詔其子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詔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有章疏今看詳得是非譏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逐人面諭更不須彈奏二人者又各上疏○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已見勿引申韓釋氏之書考試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庚午蘇軾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大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

蘇軾結怨之端

舉人不許引用

蘇軾自下策題

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宣足以無弊也何嘗有毫髮疑忽議及先朝臣前歲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臣論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掊斂民財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二害輕重蓋略相等光間之愕然曰若此君言詞將安出臣謂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光尤以為不可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得弛廢為戒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辛未傳堯俞王岩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黨光庭耳光庭未言時何故不言堯俞與岩叟同奏曰臣等蒙宣諭謂黨附朱光庭彈奏蘇軾上辜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候譴斥丙子詔蘇軾所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檢會劄與學士院知令蘇軾傳堯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從右僕射呂公著之議也范純仁亦

詔蘇軾等依舊供職

哲宗 元祐二年

言蘇軾只是臨文偶失周慮本非有罪○二月詔左司諫朱光庭乘傳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荒按累降指揮措置賑濟○詔賜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仍命翰林學士蘇軾撰文○詔吏部選人改官每歲以百人為額○三月甲寅詔輔臣分詣寺觀祈雨○執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主上沖幼權同聽政蓋非得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太子正朝豈女主所當御宰臣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今加以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人堪知州者一人先是呂陶言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為甚故有是詔○詔內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黃門以一百人為定額程頤上疏曰臣前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講官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勞煩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德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可以陳說所繫甚大又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執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

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
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
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大后之意此又
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
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
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夏四月丙戌交趾
遣使入貢○詔文彥博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
經筵以彥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庚寅梁燾奏春夏大旱辛卯
詔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
消復○甲午范純仁言旱暵作沴前代多因災異求訪直言陛下臨
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伏望聖旨下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
將前來封章並令檢尋擇賢明近臣選官看詳其決然可行者使令
執政進擬施行又尚書諸曹受天下四方牒狀奏請文字乞降聖旨
並委御史臺諫官給事中左右司郎官分定點檢抽索事祖行遣子
細看詳定奪丁酉詔差傅堯俞杜紘孫升赴吏部王岩叟孫覺韓川
赴戶部張問上官均赴禮部韓宗道張舜民赴兵部梁燾范純禮呂

陶赴刑部王覿張舜民赴工部點檢自去年正月至年終承受到文
字抽索事祖行遣次第子細看詳其間有執文害事不近人情者并
元條刪改其勘當住滯者促令結絕其指揮不當及非理問難因奏
判收者亦許牒本部再與詳究施行用范純仁之言也○己亥內出
太皇太后手詔旱暵爲虐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王岩叟同中
丞傅堯俞入對延和堯俞先奏旱暵由臣等不職太皇太后曰蓋由
太皇太后無德于卿等甚事○辛丑雨○壬寅詔在京職事官歲合
舉官陞陟者文臣六曹尚書以上各六人待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
郎官以上各二人軍器少監以上各二人武臣觀察使以上各二人
著爲令○甲辰詔張舜民特罷監察御史依前權判登聞鼓院先是
舜民言夏人政亂強臣爭權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
近差封冊使劉奉世等願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爲是過舉
大臣指文彥博也故舜民有是責傅堯俞乞速賜追還以協易不遠
復之義王岩叟言舜民言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彥博
毀中侍御史孫升監察御史上官均韓川皆言舜民不當罷梁燾言
望還舜民舊職以盡其效王覿亦以爲言俱不報○乙巳徐州布衣

陳師道爲亳州司户參軍充徐州州學教授先是蘇軾傅堯俞孫覺等言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故有是命○傅堯俞王岩叟言左丞李清臣竊位日久資材闇茸性行險邪專於爲已有患失之心苟於隨人無自立之志人材之能否不知民事之利病不識伏望聖慈早賜罷黜上官均言清臣不協衆論梁燾言清臣猥暗貪鄙庸懦傾邪戊申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五月岩叟堯俞等又言臣等累上封章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不蒙開納言責薪以冒居伏望降黜自今更不敢詣臺供職呂公著慮言者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丁卯劉摯爲尚書左丞王存爲尚書右丞戊辰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杜純爲侍御史呂陶爲左司諫賈易爲右司諫王岩叟爲起居舍人朱光庭爲左司員外郎王覿爲右司員外郎孫升差知濟州梁燾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先是肅於省中面詰給事中張問因謂問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羞恥而孫升再劾張問引肅不知羞恥等語於是批旨付三省已岩叟光庭劉川等又在言路宜稍遷擢肅於樞密院故升朋附肅宜罷於是岩叟等皆遷官而升與燾皆有是命○癸酉胡宗愈爲御史中丞宗愈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長天它日奏對便殿上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人爲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爲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銷因進君子無黨論○六月辛巳朔甲申彭汝礪爲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illegible]未見其可也○戊子丁騭爲右正言騭自行新法即不肯爲知照折獄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趙卨之方蒙趙卨並爲監察御史○秋七月乙卯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爲提點河東路刑獄商英先上書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宗何輕議變更又嘗移簡蘇軾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之商英簡蘇子瞻云老僧欲住烏臺詩佛罵祖一烈如何孫林溉子瞻謂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純曰申公不悅出商英○壬戌御札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縝宜面奏沮百祿任刑部侍郎所爲不止輔臣奏劾臣寮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意欲無迹何異交譖可罷門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舜謝呂公著即上疏言

張商英試更法之非

韓縝罷

呂公著 賈易

韓維素有時望使其有請聽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躰甲子詔韓維知鄧州然猶用前責辭中書舍人曾肇封還韓維辭頗不報○乙丑呂陶爲京西轉運副使上官均爲比部員外郎○戊辰呂公著復論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爲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爲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

程頤 龐

軾頤既交惡其黨決相攻易獨從言請并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大皇太后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爲大其第不可復與諫列爾太皇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既退呂大防劉摯主存私相頤而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纖污天資險巧元無鄉曲之行常在公卿之間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門臣比除臺諫官頤即來訪先談賈易之賢又曰呂陶補司諫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設爲司諫明叔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調臣攻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之相爭鬬於下伏望論正頤罪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先是頤對講上癯瘠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大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

俘獲鬼章

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故黜之○丁亥孔文仲左正言丁騭進對大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爲國勿爲朋比○戊申以復洮州俘獲鬼章宰臣率百官表賀于延和殿○九月辛亥豐稷爲殿中侍御史○庚申王覿秦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於是頤

王覿 乞保全蘇軾

軾素相親善之人更相詆訐以求勝勢前日頤敗而言者及軾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之庶幾使軾不遽及於大悔辛亥奏小人近乃造爲飛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說大槩不過取一二公議所共惡者以實其說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詔謗朝堂明示以不信覽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庚午呂公著言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官御筵是日內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於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爲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條進

日主簿使於省覽它日二省奏事畢宣諭公者曰所進尚書論語等要義百篇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冬十月知滁州賈易責知廣德軍御史交章論易雖詔事程順默受教戒順指氣使若驅家奴故有是責○癸卯劉摯言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沒盡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陛下試取近來言者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言出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知大躰有如老俞者乎孤立不懼彈劾有強亦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巖叟者乎守正堅雄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者乎臣願召此數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姦黨○甲辰泉州增置市舶從戶部尚書李常請也○丁未范祖禹乞於邇英閣復張掛仁宗玉洙蔡襄所書無逸孝經圖從之○十一月庚申以鬼章入獻于崇政殿詰犯邊之狀諭以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鬼章服從釋縛○壬戌李常轉對陳七事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又言差役之法上戶富安下戶空匱富安則以差為病空匱則出力為宜輒采差助二法隨上下所宜條叙梗槩若便民而

劉摯中理傅堯俞等

李常陳七事言役法

可久也○壬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先是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襲唐乞詔史官采新唐書中人主所行日進數事故有是詔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之已意反復言之○十二月乙酉以大寒賜諸軍薪炭錢再令開封府開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討口量老少給之○丙午趙挺之奏蘇軾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捭闔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廣文一館職乃以王莽衣冠章皇曹操篡漢之術為問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矣

趙挺之攻蘇軾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丙辰詔以春寒展給賣新炭限十有五日○庚申詔發京西常路關額禁軍穀五十餘萬斛減市價出糶至麥熟日止以雪寒物價翔踴也○王覿奏蘇軾昔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長於辭華而暗於義理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即宜且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甲戌疏決在京及府界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丈至杖釋之以久陰不解也○丙子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覿進對宣諭曰久陰不解雪寒民不易宗愈對曰陛下賜錢糶米分賣炭都民

王覿攻蘇軾

甚幸惟河北京東災傷猶須多方賑濟白已一一有指揮宗愈覩白
聞二聖焦勞上元禁中不曾用樂上元不御樓亦未嘗燕會○二月
詔自今朝散中散正議光祿金紫光祿大夫並置左右進士出身及
帶職轉至左朝議中散二資餘人轉至朝議中散分左右字爲四資
以上各理八年磨勘其正議至金紫並分左右字爲八資應今官已
及此者悉加之○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近聞疎遠小臣
張行者乃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臣每見呂公
著安壽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
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
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
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
況農民在官貪吏役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張行者遂
守人言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以爲若止於助則未能盡
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納於是更爲免役其慮深矣又言臣恐議
者以爲朝廷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章疏十上詔監司取戒勵以
聞行乃止○己丑左司諫豐稷爲國子司業楊王顯荊王頊嘗令成

蘇軾言役法

張行言雇役之利

曹穀劾親主解言戟

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與獨奏劾以謂近屬者多官吏奉承宜
皆紹正其罪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大亡不數日與御
他官○詔殿試經義詩賦人並試策一道從趙挺之請也○知貢舉
蘇軾同修撰孔文仲言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今日一
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半奪紛紜廉恥道盡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
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黠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
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嘗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
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伏乞特奏名舉人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
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太學長安之
類不理選限○劉安世言自去歲已後屢聽言事之官往往竊議以
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又言昔之善
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
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伏覩朝廷令變易頻數甚者朝行而夕改
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繼除者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
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故一人言
之而遽爲之紛更迄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

蘇軾等言恩榜之濫

劉安世言聽者安世言令數更

協諧禍福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爲審讀以應故事○三月丁巳御集英殿試進士已賜進士李常等二十有四人及第二百九十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諸科明經七十有三人各賜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甲戌增賜新經義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爲期集費○夏四月辛巳右僕射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呂大防爲左僕射范純仁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學士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大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內翰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亦不關官家事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曰高文高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爾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壬午孫固守門下侍郎劉摯守中書侍郎王存守尚書左丞安燾爲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胡宗愈爲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趙瞻爲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甲申韓

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並相

哲宗 元祐三年

川劉安世進對太皇大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淮胡宗愈公議以爲未允耳○癸丑范祖禹言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爲臣等切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五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王覿疏宗愈自爲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爲比周內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翌日呂公著言今來若止爲論列胡宗愈便行責降必未協衆情未敢行下後二日公著與大防純仁再論於簾前太皇太后意猶未解純仁退而上疏曰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群小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擊者皆指以爲朋黨所有先降聚謫王覿文字臣未敢發書監察御史趙挺之言王覿因言執政而罷朝論以覿任職皆爲覿賀揚康國奏一二年來陛下略不優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罷王覿皆緣

王覿解言呂公著等援之

范祖禹諫計事

劉安世攻宗愈

論及執政而歲歲遂諫官御史伏望追寢龍顯之命○六月劉安世言臣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汙下毀威康恥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乞特行罷免○秋七月庚戌朔○壬戌詔應大臣奏舉館職並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劉安世言祖宗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更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又言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名爲更張弊原尚在欲乞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度能塞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八月庚子劉安世言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在位之臣猶襲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願出此章徧示三省俾不廢祖宗之法○中書舍人曾肇言七月內批錢珏特差勾當軍羊司八月內批劉言特添差勾當翰林司臣伏見大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杜絕請謁裁抑恩倖而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援援謹并錄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別爲一通伏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覽○九月戊申朔執言臣今日近英進讀質訓及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輒喜不自勝樂猶以屬群臣又是日淡感與日同度大史奏言當晴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意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爲福○丁卯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謝悰已賜悰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劉安世言近見悰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勑命未敢抵受以祇爲抵巇受爲授昔唐之省中有伏猷侍郎爲嚴擬之所譏而罷陛下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冬十月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盡事省則可以省吏吏省則可以省祿祿省則可以省費以今天下之事其煩簡多寡蓋無以異於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爲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爲六七頃朝廷參考古制以救今弊○十一月劉安世言憂見近臣連名薦士多爲便從恐使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寮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十二月甲午鄆州州學教授周穜罷歸吏部用劉安世蘇軾言也安世言伏見周穜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

抵授賢良

憲亮官

享神宗皇帝種以陳遠微賤之臣讒奸邪覬望之志隆興戊公議妄論
典禮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載言臣忝備侍從諫於知人至引此
人以行學校謹自劾以待罪○閏十二月詔頒元祐敕令格式○范
鎮奏甲辰京西北路管押范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鍾十二鑄鍾一
尺一斛一鼎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較景
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司并書及圖法上進詔送太常寺令尚
書禮部太常寺參定以聞詔范鎮與一子有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
人等第支賜詔下鎮已卒○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
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
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較本部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二聖以
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不信伏聞黃乙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
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已約及二十餘萬貫詔戶
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糧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
費並行裁減節次以聞○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人吏無祿爲不
吏祿足以責其廉後重其罰而祿之向已命官覈實汰冗請督責成書詔
門下中書後省疾速立法○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吾今自以眇身率

先天下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
后太妃準此
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左司諫韓川爲集賢校理權發遣隸州
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己亥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二月甲
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
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
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讀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
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
至其所當守敎然不可回奪也○壬戌御迩英殿召講讀官講尚書
讀賓訓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問曰只此三德爲更有德康
對曰皐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強而義之類是也先是上
默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岩叟喜聞德音因欲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
能審而問之必能躬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
亂不可須臾去者也三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陛下誠
能用以修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己巳知鄧州蔡確

呂公著卒

講洪範三德

胡宗愈罷

蘇軾知杭州

趙君錫留蘇軾

爲觀文殿大學士餘如故三月甲戌蘇頌等奏撰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迓英要覽爲名○劉安世言自去年四月以後凡十八次疏論列胡宗愈罪狀未覩施行又以狀申三省乞特所奏請付外施行已如尚書右丞胡宗愈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詳定製造水運渾儀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渾儀其名水運甚非吉兆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爲名○劉安世言去冬迄春雨雪愆期夏苗將槁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丁亥詔罷春宴○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從軾請也既踰月軾言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不肯降出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與事君父○辛卯午時有流星出自東北方向西此方急流至濁沒○夏四月癸卯給事中趙君錫奏蘇軾乞外任遂除杭州軾之文追擊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故壬人畏憚爲之銷鑠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讒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伏望收還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

蔡確誠訕

仍侍經幄○戊申詔應進士不兼試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於本經外增治一經增試一場論語孟子分兩場試○壬子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作夏中登車蓋亭絕句十篇內二篇譏訕尤甚其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無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右譏訕朝廷情理切害被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蔡確不思於它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瀾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滄海揚塵事出葛洪神仙傳此乃時運之大變不知確吟詩託意如何詔令蔡確開具因依實封聞奏乃令委知州錢景陽繳進蔡確元題詩本○戊午禮部言經義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

道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爲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即不得偏占兩中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爲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餘如前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額解一人者聽取辭理優長之人從之○丙寅詔兗州至聖文宣王廟置教授一員○五月辛未著作郎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若皇帝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它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癸酉御史中丞李常爲兵部尚書盛陶爲太常少卿中書舍人曾肇爲給事中常與陶皆坐不言蔡確也右司諫吳安詩論肇教彭汝礪救確而不自言其奸乃過於汝礪肇尋亦坐左遷○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丙戌蔡確既責梁燾吳安詩劉安世以爲責輕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繼論列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伏乞勵以典刑重行竄謫獨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純仁上疏云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

再貶蔡確

中外憤鬱若不明行典憲何以肅正紀綱都司者所以按覈六曹二十四司之稽違都司廢法則六曹廢法六曹廢法則百司廢法百司廢法則四方郡縣不守法上下如此何以爲國乎○夏四月甲辰宰臣呂大防等爲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詔若不允蘇轍言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不入旱勢閱遠歲事可慮詔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膳[illegible]屬下臨庶政猶冀嘉言之上聞五月壬申雨○詔差役法內有未備事令主管官王巖叟韓川與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是安世言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二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差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千之額以爲輪差不足亦已過矣願陛下特奮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庚寅罷戶部尚書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熹安世並以乞罷鄧溫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范祖禹留對言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鑑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召近臣

詳定役法

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不忘箴儆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閒覽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六月丁酉司馬康爲左司諫上官均爲殿中侍御史○蘇轍言臣切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幷逐群在經今五年中外帖然惟奸邪失職窺伺便利規求復進動搖貴近臣愚切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雜進於朝則水炭同勢必至交爭熏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平大皇太后頗惑之故轍言此退復上疏曰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泰之爲象三陽在內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若于外安而無然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而不怪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疏奏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

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發○始中書門下後省準詔同詳定六曹條例元豐所定吏額士者苟悅辟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丞者告蘇轍曰吏額不難定也今左選事不加舊而用吏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今誠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比舊不加多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中丞之言爲然乃具以白執政請據實立額竢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以爲然遂申尚書省後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別將詳定任永壽本非三省吏也爲人精悍而猾賞預知元豐吏額事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即於尚書省剏立吏額房使永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日內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請封洪尚書省永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耶即稟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錄黃

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也吏額事尋事永壽等推恩有差永壽急於功利勸大防即以立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吏被拱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言永壽等冒賞狥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爲言永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蘇轍時爲中丞具言後省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極難守且大信不可失宜更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八月癸巳朔劉摯之爲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呂大防議稍不合士大夫趨利者交閭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言事者試摯摯尋罷朋黨之論不可破其本蓋自吏額始○癸卯劉摯言昨鄧溫伯除翰林承旨人言交興以至罷三四臺諫今來溫伯久已就職第熹等已別與差遣理合穿柱然而中外人情浹舊未安盡緣昨來言者說破溫伯實王安石黨人故進退之際朋類甚衆不見溫伯就職便謂朝廷有意動搖政事見熹等罷言職便謂疎傳諫諍溫伯雖別無罪狀而其進退之間所繫尤不爲小陛下何惜一暫輟溫伯

劉摯言大防與呂大防議稍不合

劉摯言鄧溫伯

選一名郡委任溫伯溫伯所動則衆人自安衆人既定則溫伯便可復召前兩皆無嫌名得安處○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覩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於清閒之燕以借觀覽從之○庚戌詔熹未光庭累乞外任劉安世乞宮觀詔以主熹知鄭州

鄧溫伯不出言者乞罷

光庭知同州安世崇福宮初除安世中書舍人安世言臣論列溫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爲失職史祝遷得罪清議安世固不受於只安世與梁燾朱光庭同出燾光庭所以乞外皆爲鄧溫伯故也○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九月壬午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讀書講寶訓召宰臣執政講讀記注官各賜御書詩一首上親書姓名於其後○冬十月癸巳詔能都提舉修河司是日詔導河水入汴○己酉徐君平燾並爲監察御史蘇轍鄧溫伯爲也

辛未元祐六年春正月己巳命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百祿權知貢舉顧臨孔武仲同權知貢舉○二月辛卯劉摯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權知開封府王巖叟守尚書右丞權密院事癸巳御史中丞蘇轍爲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吏部尚書蘇軾爲翰林學士承旨尋有詔復召朱光庭爲給事中劉安世爲中書舍人及除蘇軾吏部

楊畏 尚書○丁未左司諫楊畏國奏臣聚彈蘇軾不可爲執政陛下以軾
國政 兄弟並有文學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軾兄
蘇軾 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其所爲美麗浮
侈艷歌小詞則並過之鉞輙亦不遠其兄矣○辛亥王巖叟奏事罷
留身面謝巖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約諫從善已所改更務合人心願
巖叟論 每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太皇太后曰卿更說與官家因少進而西
君子小人 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止爲要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
人君無過舉天下有平治之理邪人一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太皇
太后甚然之又進曰或聞冒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以告陛下果
然如此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三月庚申
朔御邇英閣呂太防奏仁宗所書二十六事請令圖寫置坐隅從之
○癸亥進神宗皇帝實錄上東觀皆琴然後開編呂大防於簾前披
讀未久廉中慟哭止讀令進○壬午御集英殿賜進士馬涓以下及
第總六百有二人癸未賜武舉進士賈君文等一十三人○賈易爲
待御史安鼎爲監察御史姚勔爲右正言○中書舍人韓川言新除
吳安詩堅所爲輕浮鑿空無士行詔姑堅行著作佐郎○夏四月辛

卯詔能令歲幸金明瑣祈死先是呂大防請爲宣花鈔之會有詔
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大意不順宜罷宴衆
皆竦服○壬辰呂大防劉摯奏彥卿論一事在三十六事之前注釋
仁宗 君卒 詔 失仁宗旨意蓋聖意以爲人君君至高至尊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
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佞小人不可食食之固無害以其
名不正況邪佞小人乎○乙未詔復置通禮科○辛亥禮部言每歲
宴賞共合用羊乳房約四百五十餘斤請依羊羔例罷供以它物代
楊畏 從之○癸丑楊畏爲殿中侍御史從中丞趙君錫舉也王巖叟移簡
殿中 詰劉摯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大防與摯各有
御史 其意皆欲得畏爲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擊摯云
○太皇太后諭三省曰五月日食可降詔能朝會五月己未朔太史
言食二分不及元奏分數○秋七月侍御史賈易言臣竊以天下大
賈易 勢有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謫見不與焉一曰上下相蒙而
言五事 毀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苛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
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缺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
人心不知所向○己巳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

賈易論蘇軾奏災傷不實

湖常三郡水通爲一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賈易等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詔用其說范祖禹封還錄黃奏曰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陸贄請遣使賑卹帝曰聞所損殊少贄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雖闕校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害李絳對曰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爾帝曰卿言是也命速蠲其租賦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貶廢用物梢廣此乃過之小者止當闕略不問以校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逆爲處畫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乙酉蘇軾言賈易欲求臣罪只如浙西水災臣果次論奏蒙採納施行而易翁搖安鼎揚畏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若非范祖禹鄭雍姚勔因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不敢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盜賊意外之患尚所不至○賈易言蘇軾厚貌深情陰於山川設言珍行其於忱家者因

賈易攻蘇軾兄弟

與兄軾誅謗先帝放斥於外其兄軾既立異以皆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竹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帝烏亦忻然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制尤加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軾股慄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則以免役爲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犯戶顏章兄弟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浚治西湖詹使捍江廂卒築爲長堤於湖中以事游觀於公私並無利害易又戊子朔奏疏又有別疏宰臣執政進呈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并簽貼元疏進入退復具奏曰臣竊知易乃王安禮所薦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群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實江淮之士來自東南今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政事亦陰以中群怨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後三日以本官知壽州○壬辰蘇軾知潁州先是御史中丞趙君錫言先帝上仙軾作詩喜幸乞正典刑賈易相繼言之於是蘇軾言近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

巨執攻罷賈易

趙君錫攻蘇軾賈易

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又王適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適與君錫親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爲中丞坐示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不爲觸忤君錫遂至於此八月乙未趙君錫爲吏部侍郎賈易初論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論軾大皇太后不悅諭二省曰君錫全無執守韓忠彥問趙君錫賈易罷豈非爲言蘇軾否曰是也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云軾別有意似此使人何可當也○鄭雍爲御史中丞右正言姚勔爲左正言監察御史虞策爲右正言○甲寅宰臣呂大防言近講筵官奏乞修迎英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迎英延義二閣記注十餘卷具載仁宗與講讀官議論欲寫一本進入以備聖覽上可之詔別寫一本送資善堂王巖叟言秋氣已涼陛下間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雍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爲法上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　上問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薛智先生學後隨仕四方無常師上問因甚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閑居北門始識之遂爲辟學官又辟幕府又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間惟有誠

意而已臣佩以終身上稱歎久之又嘗因對論取士對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採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戶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搢紳有沉滯之歎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上曰甚好上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恩意推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其上不以一身自便爲心上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上頷之○九月癸巳御集英殿試制科舉人○冬十月丙寅邇英讀寶訓至節費王巖叟曰大凡節用須每事以節省爲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有餘上曰然○庚午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幸大學國子祭酒晝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祿轉對請視學故有是舉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癸酉鄭雍楊畏對甚久論右僕射劉摯及

右丞蘇轍也雍且摯黨人姓名王巖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曾鞏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伸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摯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雄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姚勔八奏並言摯朋黨不公薦葉四奏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甲戌劉摯蘇轍以王鞏坐罪摯與鞏為姻家轍薦鞏皆自劾乞正典刑詔吾不允王巖叟奏劉摯以人言避位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靜一時戮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豈可因一二偏詞輕示退棄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群奸為地者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職○辛巳上諭呂大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乃邢恕過京師摯與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籠為它日計初邢恕赴貶所舟行過京師摯與恕故相善因以簡別摯摯答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數有求於摯摯得怒之亟取摯簡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者方彈劾摯乃解釋簡語以休復為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它日復辟也又言摯嘗館章惇之子于府第故太皇太后怒○癸未王巖叟言臣之區區不為一劉摯蘇轍為陛下惜腹心之人耳宣諭曰樞密之言是也固亦不深罪摯為摯由廉之初有功巖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臣聞楊畏乃呂惠卿面上人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姦邪開道路耳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為辭壬辰給事中朱光庭知亳州初劉摯罷相麻制光庭封還言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指臣為朋黨顧彼斥逐不辭於是光廷與摯相繼俱罷○詔新曆以元祐觀天曆為名○辛丑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堯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燭直而不激勇而能溫尤為難矣時以雍之言為然○己酉董敦逸黃慶基並為監察御史○十二月戊辰是夕開封府火○呂大防言聞有客星在昴畢間王巖叟曰天道遠不可知變見果為何事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執政大臣同修政事

壬申　元祐七年春二月乙丑詔編修樞密院條例官就編修經武要略○三月甲申朔侍讀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呂大防奏曰自鈔法之行一則人力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

無不足之患四則物貨無般輦之勞五則運鹽減陆棄之費費於官私為利上甚善之主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弃去它事則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丁亥三省進呈程頤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太皇太后不許乃以為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轍遽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召

讀義曰嘗謂自古朋黨多矣未有若元祐之黨為難辨也蓋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黨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此其黨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則辨之也難且我朝冠丁之黨為冠者皆君子為丁者皆小人呂范之黨為范者皆君子為呂者皆小人其在一時雖未易辨也詳觀而熟察之亦不難辨也而元祐之所謂黨者何人哉程曰洛黨蘇曰蜀黨而劉安世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軋此小人得以有辭於君子也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愚謂紹聖之禍吾黨亦有過然憑空君子之過小元祐君子之過大熙寧之爭新法猶出於公元祐之自為黨皆出於私也

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成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

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又言臣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揚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如此之類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先是六年十一月辛亥晏星出參宿度中犯厠大史言主有暴兵米賣晉分兵突壬子犯九游星十二月癸酉行入奎宿度中大史言主邊兵動今年正月隨天運行入濁不見至是月辛亥在奎宿度中消伏○夏四月臣寮上言科場限字條制已得旨策過二分更不降等而賦論經義未蒙指揮往時開封舉人路授倡為長賦幾千言得張方平擯斥而其文遂正嘉祐初劉幾輩喜為怪僻句得歐陽脩革去而其風復雅但繫主司之風化耳今朝廷立法不問其文之澆淳而校其字之多寡責其不及猶有勸懲禁其多文殊無義理詔賦論過二分並不降等其經義文理優長者准此○范禹祖言五存端立厚重素有人望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但忌嫉者多趙彥若博學多文詳練故事鄭雍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講讀官有闕此四人者實允

衆論程頤本末別具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白呂希哲是同
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
備勸講呂大臨是大防之弟脩身好學行如古人吳師仁自爲布衣
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又奏程頤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
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
草茅之人一旦入朝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又謂頤欲以故
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
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時祖禹屢請知梓州執政擬從其請
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爲皇帝留之執政諭旨祖禹乃不敢
復請○五月董敦逸言程頤怨躁輕狂感衆慢上丙戌詔程頤許辭
免直秘閣差管勾崇福宮頤表言請歸田里詔不許既有崇福之命
頤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罷訖不就職○丙午王巖叟爲端明
殿學士知鄭州以楊畏言巖叟天資至險彊愎循情父子豫政貨賂
公行黃慶基言巖叟廢法徇私彊很自用父苟龍子橫交通貨賄切
弄威福而巖叟遂稱疾章再上故有是命○六月癸丑朔詔淮南東
西兩浙路諸般通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從

王岩叟罷

寬淮浙通欠

哲宗元祐七年

蘇頌爲相

蘇軾之言也○辛酉呂大防爲右光祿大夫蘇頌守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蘇軾守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范百祿守中書侍
郎翰林學士劉摯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爲尚書右丞權戶部
尚書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戊辰李之純爲御史中丞楊畏爲侍御
史○詔太廟復用牙盤食○壬申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賈訓至丑

讀賈訓河渠事

沿論引漳水灌溉王軫以爲不可讀畢上問顧臨曰沿軫所論孰長
是何說可行臨曰沿說可行它日右僕射呂大防進曰臣側聞顧臨
讀賈訓引漳河灌溉事臣謂大抵河渠利害最爲難明如本朝黃河
持議者有三說一曰廻河二曰塞河三曰分水本朝有二股河分流
水勢粗免河患後因閉塞一股併入一股合流遂至決溢分水之利
從可知矣今爲四堤二河分減水勢實爲大利○九月先是詔議郊
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純禮范汝礪曾肇王
覿豐稷劉安世孔武仲陳軒歐陽棐韓治等二十二人議南郊合祭
天地不見於經大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皇帝即位以來未
嘗親祀天地今且合祭宜有名者大防等曰今蒙聖諭正如衆議欲
依此令學士院降詔○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再震○戊午來之邵

為監察御史○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禮畢
終日和煖翌日風寒相禹時雪如期○十二月辛亥范祖禹言仁宗
在位最久德澤淳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
上順天意下順民心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
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録成書上進
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群生之所願祖禹尋采集仁宗
聖政三百七十事編録成書名曰仁皇訓典凡六卷上之

癸酉元祐八年春正月甲申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卒○丁亥上
御邇英閣講禮記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
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
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
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
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
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
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
朝母后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

讀祖宗法

聚書

新宮宗 元祐八年

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
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帔苟簡
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宋於內殿本朝臣
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
下不可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其然之○二月崇政
殿說書呂希哲為右司諫希哲固辭之蘇軾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
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應退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揚畏
為言希哲云爾○三月壬午詔蘇頌
累乞解機政可依所請以大學士留京師已丑黃慶基言前日陛下
罷黜劉摯王巖叟朱光庭孫升韓川輩而洛黨稍衰然洛黨雖衰川
黨復盛矣○庚寅范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臣
常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中春以來暴風雨雪
寒氣過其淮陛下戒之重之側身脩德以銷大異○辛卯范百祿充
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
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夏四月丁巳詔今後南郊合祭天
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五月癸未蘇軾同呂希哲呂安詩曹穀趙

范祖禹言畏天

能相

滄黨

衰川

黨復盛

彥君范祖禹蘇軾臨上言臣等備員講讀伏見唐宰相陸贄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陛下能自得師臭若近取諸贄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辛卯董敦逸黃慶基皆罷

董敦逸黃慶基罷

坐言尚書蘇轍蘇軾不當也壬辰三省同進呈於是大防轍等奏曰先帝聖意未欲富國彊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耳真宗即位弛通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毀謗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毀謗先帝爲詞非唯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又遠不便於是得首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六月戊午左丞梁燾充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上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訪人材燾曰人材可大任者聖主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則天下受福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過且圖任舊人有人望者尋出知潁昌臨行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　己未楊畏言純仁方罷師降官遽命以爲相賞罰未明何以詔示天下來之邵又言純仁師事程頤閑很不才皆不聽或曰畏與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爲轍道也太皇太后嘗畏私意故復自外召范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呂中曰　群而不黨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黨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已者喜之異已者斥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爭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議蘇軾與大防爭爲確之事范純仁又與劉安世爭非君子之爭乎易事而難說君子之道也司馬光說於蔡京蘇公悅於楊畏非君子之悅乎凡是數者皆以君子無以自別於小人故始爲小人所惑終爲小人所陷其極至於爲小人所汙不能自辨矣人皆謂元祐之失在於分別之太過惟宋文公謂元祐之失正在於決擇之未精此未親政之時小人之勢已足以勝君子光於已親政乎

呂純仁爲相

秋七月丙子朔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皇太后宣諭曰公父仲淹在章獻明肅垂簾時唯勸章獻明肅盡母道及仁宗親政唯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八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

彥劉載出入崇慶殿後閤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
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爲朝廷社稷初大
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
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
宦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
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
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九月戊寅太皇太后
崩○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將總覽庶政延見群臣此乃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
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謹哉今陛下
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
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
邪以清朝廷抑僥倖以肅宮禁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
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
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
臣民上書者以萬計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

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非法之人
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
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
下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
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
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
耶初蘇軾與祖禹約皆上章論列軾章已成見祖禹章觀畢曰軾願
附名止於臣字下加等字後數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
正爲公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
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尊行仁宗
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
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
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
疾首以聽用小人爲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
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冬十月呂陶言自太皇太后
垂簾以來奸黨兇邪裁抑僥倖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

呂陶言事

呂希純言事

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機則其人宜復用其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辨與不辨也○呂希純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邪正之論不可不察有昔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沉廢者朝思夜度唯望秉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爲險語以動上心其說大約不過有三一者必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所宜修復二者必謂陛下宜獨攬權綱不宜委信臣下三者必謂向來遷貴者當復收用三者之言行將至矣○十一月樞密院出劉瑗以下十人姓名並換入內供奉官二省但將有過犯馮景黃其二人見持服劉瑗李穀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蘇轍奏曰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夫未曾進用一人而推恩先及於近習外議深以爲非後數日樞密院復出內批以劉惟簡遣龍除內侍省押班梁從政內侍省都知靖方當御器械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上曰只爲禁中闕人兼有近例輒曰此事非謂無例蓋謂親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心驚疑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既退天防等知上從善如流莫不相慶○范祖禹言近聞陛下召內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

蘇軾論近習

范祖禹奏事

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數中外民庶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同心陛下於有過之地不報遂請對劄子言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幸賴先帝聖明覺悟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布滿中外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安意陛下以修改法度爲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群臣豈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也而內外爲小人所誤內興師旅內興百役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爲而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嘗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召用內臣指揮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祖禹既讀劄子又面奏章惇等不可用又奏召用中官不謂陛下有此政事上曰卿所論朕已曉祖禹曰臣乞携此章付執政且詰責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先是呂大防欲用楊畏爲諫議大夫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郎○畏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

楊畏叛呂大防紹述之議

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多加題品具密奏書畏言其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焉

李清臣首倡紹述

甲戌紹聖元年正月戊子鄧溫伯權知貢舉○二月丁未守戶部尚書李清臣守中書侍郎守兵部尚書鄧溫伯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溫伯和之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送伴北使張元方還言相滑等

滑州饑等

州饑民衆多倉廩空虛蘇轍見范純仁鄭雍議曰此事豈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轍曰昔真宗初即位李沈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主曰謂沈曰不宜以細事撓上聽沈曰人主年少當令常聞四方艱難不爾後心一生無如之何吾者不及見此參政異日憂也純仁曰善及對純仁具奏上曰爲之柰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粮萬石與之又京城賑濟應副備至然省倉軍粮才有二年五箇月備上曰何其寡備至此轍曰此非一日之故熙寧初臣在條例司竊見是時有九年以下粮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嘗以爲意重節浮費令三年間有三五年備亦漸可也○三月壬申朔日蝕雲霧不辨○癸酉上批新知陳州蔡卞爲中書舍人○乙亥呂大防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當國日久群怨交歸焉及宣仁始祔廟神宗所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從之○乙酉上御集英殿試進士策曰朕之臨御幾十載矣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地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此其故何也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必焉李清臣之詞也丁酉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畢漸以下總六百人時初考官取荅策者多主元祐拗畏覆考專取主熙寧元豐者故漸爲之首○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願陛下勿輕事改易若輕改九年已行之事權任曩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不報轍又言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量措置今日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聖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上固不悅李清

大防罷

蘇轍罷

張商英攻元祐大臣

臣鄧溫伯又先媒蘖之語以輒為端明殿學士知汝州○夏四月甲辰朔下同修國史翟思為左司諫上官均為左正言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為河北西路提刑改江西運副又提淮南路五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嘗奏疏論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才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宜仁保祐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蠭起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洛異黨蔡京分明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架造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關抱持具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威門瞪走馬瞪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厲揭之朝堂風示四方○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上曰止用元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純仁曰四方各不同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上曰令戶部議之○庚戌曾布為翰林學士布自高陽從江寧詔許入覲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壬子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作誥詞語涉譏訕來之邵言軾凡作文字

曾布請紹述改元

蔡確

章惇為相范純仁罷

王存

石配

章惇

范純仁罷

議斥先朝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癸丑御礼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范祖禹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陝州先是祖禹屢請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執政官有缺蓋上欲以祖禹代蘇軾也既而沮之者甚衆祖禹故求出乃有是命○詔王安石配享神宗○壬戌章惇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詞略曰方政令出於蔡確操柄歸於鄧綰善政良法多所紊更正色危言莫不憚強禦○范純仁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曾布修神宗正史○朱勃言應選人歷任通及三考以上方許奏舉改官從之○丁卯中書省言推行差役民間苦於差擾詔府路諸路役色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施行○鄧溫伯言舊名潤甫昨避高陳王諱今請復舊名從之○閏四月辛未朔監察御史郭知章為殿中侍御史○壬申陸師閔等二十二人為諸路提舉常平等事○甲戌朱光庭言先帝正史將以傳示萬世訪聞秉筆之臣多刊落事迹變亂美實以外戚姦人誣詆之說今既改命史官須別起文請降旨取日曆時政記與今實錄參對從之○甲申安燾為門下侍郎○乙酉呂惠卿知蘇州○詹粟請復置天下義倉每苗稅一石出米五升自

來年爲始寄充賑濟○詔蘇軾合叙復日未得與叙復○秦觀監處州茶鹽酒稅○乙未章惇入見遂就職內申詔惇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國史○黃履爲御史中丞○五月甲辰詔進士罷試詩賦專治經術三省勘會今來既純用經術取士其應用文詞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敕檄書露布戒諭之類在先朝亦嘗留意未及設科詔別立宏詞一科每科場後許進士登科人經禮部投狀乞試○甲寅鄭穆言先皇帝闢地進壤拓西戎之咽喉元祐初用事之臣委西塞而弃之外示以弱寡生戎心乞檢閱議臣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己未楊畏爲吏部侍郎初呂大防既超遷畏畏知章惇必復用有長擯者惇妻之姪也畏見擴致意二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事出畫策又欲并逐大防及轍而二人意之畏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黜元豐自爲公關路者及惇起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間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又遷畏吏部○六月呂大防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劉摯特落觀文殿學士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蘇轍特降授左

楊畏爲章惇開路

貶呂大防等

并知章言先皇帝闢地進壤拓西戎之咽喉元祐初用事之臣委西塞而弃之外示以弱寡生戎心乞檢閱議臣名氏顯行黜責惇等因開列初議棄地者自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

朝議大夫知袁州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甲申禮部言太學博士詹文奏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詔請諸賢攷殿李上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劉安世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呂陶詩落直集賢院監光州鹽酒稅韓川落龍圖閣待制知防州孫升落集賢院學士知房州

[illegible]臣頭注一詔張商英而問之曰宣仁聖烈皇后果有不忠之意乎十有九章上于宣仁者誰言之也致往之義當如之何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大抵周秩五章張商英六章黃履三章宣德郎[illegible]上官均來之邵非覺來各一章八人共十九章也

丙戌詔察御史左僕射知廣德軍是日三省以周秩所上二章進呈讀至秩監察御史言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儀物又如治平中議濮廟事今呂大防如何任得所以求去上曰大防何嘗有言今周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進讀至邪說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趣撰甚狂若置之言職朝廷無有安靜之理其罷絀之○秋七月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嘗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轍事乃進希純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如故○丁巳三省言呂希純在紹

周秩言

呂希純奪職

范純仁降官

朋附司馬光長純群凶毀訕先帝變亂法度內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詔純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請責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身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惇請○三省言別後臣僚上言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未正典刑及呂大防等罪大罰輕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於逐宅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詔奏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呂大防行祕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黃州劉摯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知袁州蘇轍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鄂州居住劉安世南安軍居住戊午詔司馬光等各以等第行遣責降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所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以下及廢棄渠陽寨人自別依敕處分○來之邵劉摯等乞復免行錢法○九月甲辰黃慶基董敦逸並爲監察御史○庚戌二省同進呈考試制科張咸呂嘉陳賜三人中第五等推恩上曰先朝嘗罷此科何時復置知章等對曰元祐二年復置上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除目韓忠彥曾布因言章惇秉政

呂惠卿知大名

哲宗 紹聖元年

以來所引皆閭茸小人陛下以天下公論召汝礪而沮格不行呂升卿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稟旨召令再仕王欽臣謝表語侵御史而惇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惇多方欲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惠卿復職而終須復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須除以是上下畏之獨臣與忠彥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右上曰此固當開陳也○冬十月庚寅常安民爲監察御史安民先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熙寧元豐之政爲非而當時爲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爲非而熙寧元豐爲是皆爲偏論願陛下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問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國子司業龔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安石家繕寫足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者傳習詔可○降呂希純知折州○張商英之自右正言遷左司諫也具奏曰願陛下無忘大臣擅權時願安燾無忘在許昌時願李清臣曾布無忘在河陽時曾布因指陳商英言願陛下無忘皆臣所不曉上曰商英言事多如此過當耳○十一月蔡確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己丑常安民言北都爲河朔重鎮既

常安民議論公正

張商英言事過當

除呂惠卿為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趣令起發因面
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拔引為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
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
留朝廷及惠卿過闕請對既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荅訖
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甲午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後章疏言
實錄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發言詆斥熙寧以來政事乞賜重
行竄黜上曰史官敢如此誕慢不恭須各與安置詔范祖禹責授武
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彥若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
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

乙亥 紹聖二年春正月丙午楊畏為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畏既叛
呂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燾與惇異議復陰附安李而惇亦徐覺
其險詐乃命畏出守○黃履言朝廷以趙彥若等修纂先帝實錄厚
加誣毀皆已竄逐惟監修官呂大防獨得幸免詔呂大防特追奪兩
官趙彥若范祖禹陸佃曾肇林希並追奪一官黃庭堅特追一官○
詔國子監大學武律學並依元豐七年終以前見行條制○二月丁
卯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辨○三月丁酉林希權禮部尚書常安民言

楊畏 能

蔡確 史官 罪

呂惠卿 民攻 惠

范純仁 中 理大 內等

希章惇之黨為惇謀客由是惇與其黨日毀短安民於上前謂安民
力主元祐意欲為范祖禹等營解○邢恕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夏
四月恕入對泣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涙濺御袍上不
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覲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感聖聽上曰恕
自謂有定策功曾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言恕雙手分付與人太平
天下劫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笑布又曰此人學識少至盡心
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一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心同
力此豈可得上亦笑之○八月甲申詔應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蔡
數及赦恩敘復○九月范純仁在陳州齋戒上奏曰切見呂大防等
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仰惟陛下每須赦令斬絞
重囚髡黥徒隸咸家赦宥股肱近臣養養舊物貴忘軫恤常俾流離
在漢有黨錮之冤於唐有牛李之黨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
年間未能消弭癸卯上批范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
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議
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辛亥大享于明堂○壬戌詔監察
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性頗邪僻致人言姦狀甚者罪之要路誠

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降監當差遣初安民言察京畿足以感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若不早覺悟逐去之他日援引群姦布滿中外變移是非陰奪人主之權羽翼已成就欲去之嗟無及矣又爲上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爲諫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請他事難以感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爲感動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賞仁聖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康奠及輟朝并命敕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今權臣恣橫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

已去臣僚臣荷陛下獎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恥爲之舉朝廷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上開慰而已上初命與安民知軍博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年重敦逆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博故之乃知上亦初不曾知安民降監當也○冬十月右丞鄭雍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恐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紹○甲戌守吏部尚書許將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蔡卞守尚書右丞丙子戶部尚書蔡京爲翰林學士○十一月乙未門下侍郎安燾爲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燾舊與章惇相好及同省執政惇憚且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不至○戊戌監察御史陳次升爲殿中侍御史○蘇州自夏迄秋地震○十二月乙丑詔御史臺六察察復置監察御史三員分領

丙子 紹聖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知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其論議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趣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

孫諤言役法罷

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趣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二變詔落寶文閣待制其後以盛陶言移知虢州○戊午詔置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二月詔罷高禖配享神宗廟庭○三月辛卯朔內尚書省火壬辰詔罷春宴不御垂拱殿三日○劒南東川地震○丁未蔡蹈守監察御史○夏五月戊申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伏願陛下悼恤群言無以元豐元祐爲間要以便元元至於無不均不平之患而止則先帝之烈昭然如日月之光明豈不成歟蔡京言孫諤言役法以爲元豐多元祐省元豐重元祐輕則是謂以謂元豐之法不若元祐明矣是欲神元祐之惑感天下之聽臣愚不知諤果何心也詔孫諤罷左正言差知廣德軍○給事中蹇序辰言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應出之迹未易周覽請選儒臣著爲神宗寶訓一書授之讀官以備勸講之闕詔俟正史成書令中官編修○秋七月詔知渭州呂大忠知秦州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語大忠曰曾得大防信否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柰大防朴爲人所賣候一二位可復相見大忠拜謝以告章惇惇既聞上語即萌異意元祐黨人由是再行貶黜○乙卯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只令依舊

論蔡中乳母罪

專治一經從之○八月泊祖禹特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特責授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論禁中有乳母事也○九月曾布因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媚說故多爲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己出而卞噤不啓口外議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府虛位甚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壬子上批皇后孟氏縱慾失德密造奇邪躬禀皇太后皇太妃聖旨恭奉玉音可廢居道宮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號者揩上遺志而行之也○冬十月正字鄧洵武爲神宗皇帝正史編修官○壬申西南方有雷聲次大兩雹○十二月女眞本名朱里真番語活音訛爲女眞自大中祥符三年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宮版者生女真之酋也其孫曰楊割稱強諸部楊割有子曰阿骨打有大志契丹壽昌二年即紹聖三年也大國舅帳蕭解里四郎君蕭聚爲盜有衆數千奔女眞結楊割爲亂因命楊割圍之楊割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楊割父子等官自是其徒陰懷異志契丹知其爲東方患者必此人也

論蔡中乳母罪

魯布吾章宗

廢孟皇后

女眞本末

追貶司馬光等

（五）紹聖四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林希權知貢舉給事中徐鐸起居郎沈銖同知貢舉○庚戌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河南府○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唱為姦謀同惡相濟亦宜少示懲沮呂公著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王巖叟可特追貶甯州別駕並追奪遺表致仕子孫親屬所得蔭補陳乞恩例○丙寅給事中葉祖洽言近詔中書省書過文字並不迴避臣次覩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為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給事中以讀為事其不可讀則駁之蓋以為朝堂之議論施設或有差誤人主有所不知則給舍得以其職上聞今使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文令凡有書過文字並不迴避不准名實淆亂而給事中職事遂廢詔除特旨書讀不迴避外餘令互書○庚辰詔罷春秋科○三省言司馬光等造為姦謀誹謗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謹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為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呂大防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新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劉奉世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縝特

貶左朝議大夫致仕王覿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韓川分司南京商州居住蔡卞吳州居住呂陶衡州居住范純禮袁州居住趙君錫管勾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馬默單州居住蘭臨饒州居住范純粹拔州居住孔武仲池州居住王汾依前官致仕王致臣信州居住張耒添差監黃州酒稅呂希哲和州居住希純金州居住希績依舊光州居住姚勔濮州團練副使連州安置晁補之添差監處州鹽酒稅賈易添差監海州酒稅劉安禮程頤追奪出身放歸田里郴州編管秦觀移送黃州編管朱光庭追貶柳州別駕孫覺追職并兩官及遺表恩例李之純追職及遺表恩例杜純追職李周追貶團練副使申申制文彥博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潞國公○閏二月上批張天說所進書立意狂妄詆訕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送開封府取勘後開封府言天說私有景福應太一集要及上書詆訕先朝情不可知特處死○丁亥制韓川特責授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孫升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中書舍人蹇序辰言知定州韓忠彥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會奸惡望早賜黜責○詔下清儲祥宮呂公著墓碑文蘇軾所撰已令毀棄其差蔡京撰文并

張天說死

書○壬辰黃履分司南京睦州居住王覿改送袁州居住孔文仲追
貶梅州別駕蘇子瞻追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呂惠卿追貶歙州別
駕鄭雍特落職知鄭州安燾降授資政○壬寅曾布知樞密院事翰
林林希爲同知樞密院事博疑布更引希同知使察之希尋怨布所
誘亦肯博布與博益不合卒傾博奪其位○左丞許將守中書侍郎
右丞蔡卞守左丞黃履守尚書右丞○詔蘇軾責授惠州別駕移送
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安置○三月
癸亥御集英殿賜正奏名進士何昌言等諸科進士等及第出身釋
褐共六百九十人曾布言第二人方夫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
切誅殺而不誅殺子弟當禁錮而不禁錮資產當籍沒而不籍沒古
今政事無此義理此奸人附會之言不足取天若乃蔡京門客博每
言人臣不可欺罔如天若欺罔孰大於此上頷之○甲戌幸金明池
國長池浪如山新作龍舟艤於水心殿東不復可登水嬉等船皆能
○夏四月乙未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
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荊公不盡爲而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
士大夫皆駭其言於是瓘謂章惇惇大怒乃自

章惇不咸宰相乃呂道過山陽瓘適相遇隨衆謁之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
而行訪以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
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未答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
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誰
爲君子誰爲小人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
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瓘曰
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
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奸邪而欲
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辭辯淵源
議論勁正惇雖迕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
○博到闕乃召瓘爲太學博士瓘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
以婚嫁爲辭乞而赴官於是三年不遷卞方議毀貢治通監板瓘聞
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神
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乎林自愧
恐愧慙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

蔡卞欲毀通監板

大事記曰國朝名介祖禹各有唐鑑不若通鑑集一千七百年之事爲備也賜名資治通鑑以其善可爲戒資其益於治道百代之龜鑑云耳然人主之所不喜小人之所不便也宗室如臣翰林學士唐御史蘇黃文集又欲毀及此書所幸有御製在也

雍又嘗爲孔武仲文林自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以熟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吾荆公之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瓘唯候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治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橋詞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己亥舒州團練副使潁州安置呂大防卒於虔州○四月辛丑呂公著特追貶爲化軍司戶參軍司馬光特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所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英特追貶出身以來文字上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詣黃履門誰當立者曾布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宣仁亦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然惟簡輩爲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邪怨與蔡確等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死貶所知亦斥不用怨恨之高士京者

邢恕誘高士京

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從容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理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嘗爲人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王域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其後士京恨所得官爵不意蔡欲自陳盡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絕不與通○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彥博卒○朝議大夫致仕韓維以朋附司馬光最爲盡力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筠州居住○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翳不見丙戌三省樞密院同班致詞賀上顧三省曰卿等更當修政事以進賢退不肖爲意曾布曰君子小人有天下公議在誠不難分別惇曰若盡要爲君子誰爲小人者布曰臣不敢以小人自處若無君子之心何可居此地○秋七月詔許呂大防歸葬始大防卒於虔州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病貶元祐黨人皆非本意也○甲子內中遺火○己巳詔罷作北郊峻先罷合祭於圜丘乃行○庚午太史奏火入與鬼主戒在君側宜備之上遣中人召太史詰之對

文彥博卒

元祐黨非上意

火入鬼

曰讒慝之人皆賊也唯親近正人修德乃所以備之○八月己酉彗星見氐間糾指天市垣光芒約三尺至九月戊辰沒上顧問見彗否皆以實對上曰當避朝肆赦以答天戒曾布言政事有未安刑罰有未當大臣還肯因天變爲陛下改更否正人端士天下之所欲進而大臣素所不悅還肯因天變爲陛下收用不讒邪不正之人置在要路而大臣素所黨與還肯因天變爲陛下斥逐否臣恐未有以稱陛下修省之意也上聞之矍然見於色布又言陛下方下詔求直言比聞論者已有恐恐士大夫因天變欲動搖政事如此則誰敢言者是月上以星變屢戒大臣以修政事又下詔求言曾布因奏事白上有識之士或有所陳望陛下省覽然其間有奸言聞林希言方天若上書更欲誅戮元祐之人既而聞林自果有此論而御史劉棐遂以此應詔以掃除異意之人足以應除舊布新之象棐乃下黨京所薦也林希因進曰陛下寅畏如此未知大臣能奉行聖意不上遽曰不畏天亦豈非章惇○冬十月辛巳朔御邇英閣侍讀蔡京言切見王安石有日錄一集其間皆先帝與安石反覆論天下事及熙寧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備具欲乞略行修纂進讀上曰宮中自有本朕已詳閱

數次矣○邊報言羌人以彗星肆赦罷兵以放散人馬上曰羌人猶畏天變況中國乎○壬寅邢恕爲御史中丞章惇賞啓上也恕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時惇與下已不咸恕即上疏論朋黨○十一月丁丑詔放歸田里人程頤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可與編管頤素與邢恕善林希意恕必救頤則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

宋史卷四百四

謝良佐曰是行乃頤族子公孫與邢恕爲之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未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十二月鼎州團練使新州安置劉摯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稍怠然京惇極力煅煉不少置已而壽先卒於化州摯亦卒於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獄乃罷○戊戌殿中侍御史陳次升爲左司諫初章惇察卞欲其排元祐臣寮次升首論敕牋反覆又言常立周種鄭居中自此惇卞不說常令大府少卿林顏致忱悃於次升次升對曰次升

知守官而已不知其它○甲辰三省言熙寧年興置市易務本以通有無利商賈平物價抑兼并元祐一切罷去詔復置市易務

○元符元年春正月癸酉鄒餘爲監察御史邢恕所薦也○二月蔡京等根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呂升卿董必使領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三月辛亥曾布言近聞呂升卿董必察訪二廣中外疑駭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升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讎軾轍聞其來萬一望風引決朝廷不無殺之之意使之至此豈不有傷仁政兼升卿必爲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驚駭也上改容曰甚好乃詔呂升卿差充廣南西路察訪旨揮更不施行後三日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討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猶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頗亦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專媒蘖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施行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哭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

日在上此語昌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子抵其奏於地宣仁追廢之議由是息而惇卞終不肯繼元祐舊臣京惇進呈熟等事自上曰摯等已責授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蔡京等奏定驗咸陽民段義所獻玉硯篆文與秦相李斯篆文合有急龍鳳爲之形是古之蟲篆詔令禮部太常寺按故事詳定以聞○詔蘇軾移循州安置○夏四月化州安置梁燾卒○壬辰林希罷同知樞密院事知亳州邢恕罷御史中丞知汝州○詔五月朔受傳國寶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爲文五月戊申朔上御大慶殿受傳國寶行朝會禮初章惇謂秦鍾何足貴不過藏天章瑞物庫而已既而京等專遣未嘗關由三省惇等不復敢一言聞者哂之○丙寅詔以六月朔改元爲元符曾布以爲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裏作元符觀後以火廢則元符之號亦不甚佳○秋七月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韓維卒○壬申夜雲霧蔽天地震良久乃止○九月詔王珪諸子並

勒停求不收叙庚戌横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編管以附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壬子宣德郎鄒浩爲右正言三省呈浩元祐間所上疏云人才所當急則云自古不乏才國用所當愛則云君子不言利邊備所當修則云在德不在兵皆深中當時議論者之病遂擢授諫職○詔鄒浩追毀出身除名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冬十月甲午化州安置范祖禹卒○中書省言元祐元年邢恕上書言熙寧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先帝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好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並用忠良全去弊蠹又言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授承議郎知南安軍○十一月甲子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十二月鄒浩嘗奏論章惇擢登相位於今五年徇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爲首尾互應惇雖不動聲氣而事已倏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由此沮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所欲來者忠言也由此壅閼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德澤也由此難於道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伸而惇之好惡莫不畢遂惇雖傲然自若以爲人莫能

邢恕

鄒浩論章惇

哲宗 元符元年

窺而不知其効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變理則水旱荐臻之變異當論其表率則誕慢相習之風彌翕論其旁招則非趍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陵侮毀罵而必爲論其横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奏略不引咎又嘗奏臣觀執政大臣不務同心同德以稱陛下登用之意且其不和之心既已發於聲形動於天地爲水爲旱爲民物之災矣失今弗圖後必滋甚抑恐四夷聞之必有以輕議中國者此正朝廷所以爲今日之急務也

曾布論章惇

元符二年春正月先是曾布累乞罷上不許既復就職因言章惇作相舉措乖錯不爲人所服自士大夫至閭巷小人無不昌言慢罵刑政失當致天下論議姑元祐之人罪矣深重者悉已貶竄其間一言之差一向搜求有何窮盡又如看詳訂理事臣亦嘗言刑部蠹爲兩司一則斷刑一則雪冤熙寧得罪之人亦有曾於元豐中得雪理者何獨於元祐中一切不許訴雪事在已往無可言者然其緒餘尚可闊略兼趣令結絶後數日遂諭三省令闊略在下者而三省批旨但云公人軍人百姓更不看詳而已○賜故相王安石宅一區○

恩州地震

是月恩州地震○二月己亥石豫爲監察御史從中丞安厚薦也○

國朝會要 禮四

夏四月丁亥以時雨稍愆疏決在京及河南應天大名府繫囚○己丑詔新除工部員外郎董必送吏部與小處知州先是必按鴈州孔平仲崇常平違法就潭州起獄致死者三人尋又差察訪廣西所爲多刻薄○五月庚申孔平仲責授惠州別駕英州安置○戊辰詔朕因閱元祐臣寮所上章疏得陳次升任監察御史日一二奏極其奸邪嘗擅臣詆毀先政可罷職與遠小監當差遣遂添差監全州鹽酒稅次升之爲御史也嘗劾章惇蔡入不報次升自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首尾凡四年既罷而惇獨居相位訖元符末乃貶○六月蹇序辰洛職降一官知黃州以奉使遼國進拜不如儀等事故也序辰凶慝貫盈人莫敢動搖之者一旦逐去衆論快之○秋七月初邊波斯結既以講朱等四地來邈川諸酋相繼亦求內附令孫路駐河州王贈將河州軍兵爲先鋒總管王愍將岷州及熙州軍馬策應以撫納邈川諸部是月己未詔下甲子師發河州次安鄉城贈以先鋒自密章渡過河丙寅遂克邈川即日以捷書聞孫路怒贈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譏間自此作矣八月壬辰朔己巳收邈川城按邈川城係古湟中之地東北控夏國右廂甘涼一帶西接宗哥青唐○九月庚子朔

蹇序辰

收邈川城

立元符皇后

夏國遣使謝罪見于崇政殿○丁未詔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先是內出皇太后手詔曰非此人其誰可當其後皇太后臨朝以瑤華無嗣波廢追治元符立后之因詔將之奇進所奉手詔驗其字畫乃劉友端所書之部簿前奏曰當時降制用手詔語皆得旨不謂皇太后不知也時章惇專制納結內侍郝隨以固權寵劉友端助之三人必欲相濟故長樂手札惇撰定進入友端矯制書之宮禁事秘人莫得而辨也○賜夏國主乾順詔上謂曾布曰西人未嘗如此發順布曰元祐中固不論元豐中表章固不遜未嘗如今屈服也○鄒浩上疏曰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尊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若與賢妃爭寵以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以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伏望聖慈追停冊禮別選賢族疏奏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特

鄒浩諫立后

除名勒停送新州驛管治管奏論章惇六罪謂惇在元祐初實與司馬光同入文字抵斥先帝保申之法以爲非是若以保申誠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爲執政矣何不爲先帝言而罷之安忍先帝陵土未乾而遽詆以爲非邪○閏九月汀州安置孫升卒○詔以青唐爲鄯州鄯川爲湟州○冬十月己亥朔詔新知河州种朴星夜赴任討會董毒等過河討蕩作過番部甲寅章惇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對上諭布曰章惇以夏人犯鄯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上笑曰此何可聽布曰陛下聖明該慮此天下之福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夷上深然之○己未种朴戰沒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全軍沒又遣魏鈞討之鈞亦敗死自种朴之死熙河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者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十二月叛羌因結連丁零宗羌間遣人伏於章峽隘險中肆行剽刼朝廷竟以道路梗塞遂弃青唐

哲宗 元符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不受朝已卯上崩於福寧殿